

普雷斯人口思想试探

王 冰

弗朗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 1771年——1854年),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一个工人出身的社会学者。他早年家境贫苦,年幼离家外出谋生,和工人及工人运动有广泛的联系。他边工作边自学,于1822年出版了《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一书,成为著名的资产阶级人口学家。他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被称为普雷斯主义,对资产阶级人口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普雷斯是马尔萨斯的忠实信徒,普雷斯主义就是马尔萨斯主义

普雷斯对人口问题的注意和研究,完全是由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出版发行引起的,对他的人口思想的形成,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起了主要的作用。正如普雷斯所说的那样,“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出版,我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人口问题上去了。”^①“自从那时起,我就仔细地观察、勤勉地调查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环境和习惯,尤其在有关人口的

定的收获期,树木可以在幼龄时作为圣诞树、篱笆柱或燃料而收获,也可以推迟若干年作为电杆木、铁路枕木或建筑木材而收获,也可以再迟若干年作为锯木和制材而收获。换句话说,森林经营者在收获他的树木“庄稼”的时间上,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制材工业的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制材工业比一般大宗产品工业能更好地使生产和正在降低的需要相适应,制材工业在产品滞稍的危机时期,能干脆停止生产一年或更长时间而不致给森林带来任何损害,森林照常生长不误。甚至已经成熟的树,在开始腐烂或贬值以前,一般还可以留几年。森林经营者可以把他的产品储藏“在树桩上”(“On the stump”),而不象大多数农作物需要储藏成本,并冒贬值以及价格变化的风险。当林业经营还和采矿一样,即砍伐原始森林而不进行重新造林的时代,这种灵活性就更显著,即使在持续生产的经营体制下,由于砍伐定额是按每年森林蓄积的一定比例计算出来的,当肖条过渡到复苏阶段,可以将几年的砍伐定额集中去满足市场需要。由于树木能生长在瘠薄、粗糙等对农业来说是限界以下的土地上,因此林业土地成本是相对低的。特别是木材生产主要靠自然力发生作用,即使在人工林的场合,人力和资本的支出,同自然力相比,也是极小的。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专家们认为林业投资的利润率比一般企业投资低一些是合理的。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71—272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7页注。

增长给他带来了什么后果的问题上”。②他在研究中，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后，却受到了具有政治改革思想的人们的严厉批评，尤其是受到具有很高社会威望的英国社会改革论者葛德文的激烈批评，这种批评得到各方面公众及劳动群众的普遍赞扬，大大抵消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削弱了人们对《人口原理》“正确性的信任”，正在这个时候，普雷斯为了对马尔萨斯的理论进行辩护，所以，他写了《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一书，他的著作的名称明确地表示出其写书的目的，就是要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进一步作说明，找例证的。普雷斯也看出了马尔萨斯提出的一些论点，完全是建立在“模糊而空洞”的、概念的“假设”上的，因此，他认为要使马尔萨斯的这些论述能够成立，必须用事实材料和数量分析，作进一步的发挥和证实，并用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对马尔萨斯的理论进行补充，以使马尔萨斯的理论较为系统，较为完整。

从普雷斯的整个人口思想来看，他的基本理论是基于马尔萨斯的人口比生活资料增长更快这个命题的。马尔萨斯的基本理论，是从人有食欲和性欲这两个“公理”出发，认为人的繁殖能力是无限的，而由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却使粮食的收获量不但不能相应增加，反而递减，因此，得出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结论。普雷斯觉得马尔萨斯的人口比生活资料增长更快这个命题，是无可非议的。他并且完全接受了马尔萨斯用以上命题为理论依据的工资基金学说，认为劳动者使福利不断增加的唯一办法，是使人口的增长速度缓慢于资本积累的速度。他运用了许多统计数据 and 事例，进行数量分析，用以证明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口繁殖过速”。劳动人口增殖过快，超过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劳动的供给就超过了劳动的需求，因此，劳动者的工资必然要下跌，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就随之日益降低，他说：“如此迅速地孽生人口，而资本积累却缓慢，因此，他们的境遇不可能得到任何改善”。③普雷斯认为这基本上是人口自然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主要不是决定于政府和工人雇主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决定于工人自己。

普雷斯在这个问题上，还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承认反动政府所带来的悲惨后果，认为进行适当的政治改革，有助于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改善。但是，他象马尔萨斯一样，反对葛德文把财产私有制认为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唯一根源，反对把一切不幸都归罪于政府的管理不当。他认为即使是一个仁德的、民主的、管理得很好的政府，也无法从根本上制止因人口增加过多过速而造成的贫困。

马尔萨斯认为大自然的宴会席位是一定的，“当宴会已经满席时”，宴会的主人——大自然，必然“仁慈地拒绝接纳新的来客”。④普雷斯则认为人口有一个严格的饱和的极限，所有超过这一极限而出生的人，一定会死去。很明显这也是马尔萨斯的见解。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普雷斯的人口思想，在总体理论上，是和马尔萨斯的基本理论完全一致的。从他的整个人口理论来看，他的基本理论是对马尔萨斯理论命题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论证，对马尔萨斯论述不充分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一些发挥。很明显普雷斯主义的实质，就是马尔萨斯主义，普雷斯是马尔萨斯的忠实信徒，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热忱的鼓吹者和捍卫者。马克思恩格斯曾痛斥马尔萨斯是统治阶级的辩护士和无耻的献媚者，普雷斯如此狂热鼓吹和捍卫马尔萨斯主义，就把他自己置于马尔萨斯同等的地位，也应该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谴责。

二、普雷斯是避孕节育学说的倡导者，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创始人

普雷斯的人口思想，并不是完全雷同于马尔萨斯的理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曾说：“马尔萨斯的缺点给普雷斯造成了机会”，使“普雷斯继之而起”。⑤在如何解除贫困和罪恶，使人口的增长速度适应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问题上，普雷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迈出了使他成为普雷斯主义的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里，认为人口增长的内在困难，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是无法克服的。经过葛德文的批评，在第二版和以后的版本里，马尔萨斯加进了采用道德抑制，控制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内容，即人口压力的后果，可以采用迟婚和禁欲的办法来避免。但是他极力反对采用人为的方法（如避孕的方法），来抑制人口的繁殖。他说：“我总是特别谴责任何人为的与不自然的抑制人口的方式的，因为这些方式是不道德的，而且带有取消促进勤勉的一种必要刺激的倾向。假如每对夫妇有可能只凭希望就可以限制他们子女的数目的话，我们就确有理由担心人类的懒惰会大大增加，无论是个别国家的人口也好或全世界的人口也好，都永远不能达到它自然的及适当的程度……我所主张的抑制却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抑制不仅为理智所指示，为宗教所认可，而且还显著地有助于刺激勤勉。”⑥他还认为“一切避孕的男女关系必然冲淡高尚爱情和大大降低女性人格。”⑦马尔萨斯的这种理论，就连资产阶级的学者也不相信，认为这是他的理论的缺陷，“这个缺陷是马尔萨斯理论中的主要缺点……因为在他的时代，证明避孕是无害的、可行的和必需的证据是可以找得到的”。⑧

普雷斯对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办法，进行了批评。首先，他对马尔萨斯在谈论道德抑制办法时，所带有的浓厚的僧侣宗教色彩作了非难：“在他（指马尔萨斯——笔者）谈到劳动人民的情况时，总是求助于‘自然，天命，上帝，皇上与国家’等字眼。他使用这些字眼是这样的轻松随便，就好象……是精确的事实那样”，“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比此更为荒谬的么？……难道还有比这更无稽的说法吗？”⑨一个普雷斯主义者更进一步指明：“看来使马尔萨斯不承认或不接受节制生育是他的理论的必然结果的，与其说是由于他的保守的僧侣的偏见——虽然这一因素无疑地起着一定的作用——毋宁说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把他的问题想通。”⑩

其次，普雷斯对马尔萨斯道德抑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迟婚和禁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普雷斯针对马尔萨斯对节制生育的攻击（如节制生育会破坏道德和纯贞节的风气等），指出“迟婚的后果是……道德大大破坏，堕落，和最坏的不公平”，⑪“所有从这个观点（即既晚婚又能贞节）作出的晚婚的劝告都是荒谬的。这样可能产生更多的邪恶，更多的失节，更多的堕落。……这种劝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⑫普雷斯还认为“迟婚”会“损害”爱情和家庭的幸福，因为“晚婚的男女双方的个性都已形成，不能像双方都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样容易溶合；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几乎完全不能溶合。许多老的独身者深信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干脆就不结婚了”。⑬普雷斯还指出，假如马尔萨斯所建议的办法（晚婚并保持贞节），见诸于实行，大部分人民在生理上会遭到破坏，假如这种办法普遍持续实施，人类很快就会有一个可悲的退化。

普雷斯在不同意迟婚和禁欲的同时，提出了早婚的主张，认为早婚并限制子女数目而且努力工作，不仅可以使人们免于堕落，还能免于穷人家存在的极度贫困。“我的经验早已使我相信，早婚而无很多的子女之累的人，生活是最幸福的。”⑭“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在最广泛基础上增进幸福的最好办法”。⑮

普雷斯批评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办法，是不切合实际，根本不解决问题，是永远行不通的。他自信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有可能而且必须对这一问题“作出突出的贡献”。在这一研究中，他还有自己的切身经验作为他研究的直接动因，因为他自己的早婚救了他。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代替了他的街头流浪生涯，但是，他同时又是十五个孩子的父亲，尽管其中五个在童年时已死去，压在他肩头的家庭负担还是沉重的。他深切体会到要使家庭生活得幸福，必须限制自己子女的数量，这就促使他去研究、寻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在他看来“如果采用一种办法使一对夫妇不致生育超过他们所希望的数目的小孩，如果人口中劳动的那一部分其数量经常保持在劳动需求水平之下，那末，工资必然会提高到给所有的人提供舒适的生活资料的地步”，^⑩劳动者就能过富裕、幸福、健康、道德的生活，人类社会也将得到很大的进步。于是，他针对马尔萨斯从道德意识上抑制办法的缺陷，提出了要从生理上进行抑制，控制人的生育能力。“按照智虑所及，经过理智的判定，可以采取生理上的预防措施，使劳动的供给经常保持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应的水平上”。^⑪这个生理上的预防措施，就是普雷斯指出的避孕措施。以上就是普雷斯提出的避孕是阻止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速度的最好方法的观点。

“只要能使结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利用一些无害于他们的健康也无损于女性的娇柔的防止怀孕的方法，并不是不名誉的事，就完全可以很快阻止人口快于生活资料供应速度的增长。因此社会上的罪恶和灾难痛苦就可以大部分消除”，^⑫而且，“所有的阶级的文化知识和生活的舒适程度都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国家也会在财力、实力和智慧各方面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远远超过人们迄今所知道的水平”。^⑬这是普雷斯避孕节育学说的基本理论。

由于普雷斯对马尔萨斯道德抑制的批评，以及他提出控制人口繁殖增长的方法与马尔萨斯的方法不同，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普雷斯主义”，或“新马尔萨斯主义”。普雷斯人口思想中的避孕节育学说，便成为普雷斯主义的理论支柱，成了划分新老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标准，以此完成了他在资产阶级人口思想发展上的“突出的贡献”。

三、怎样认识、评价普雷斯和他的人口思想

从普雷斯人口思想总的方面来看，与马尔萨斯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的人口著作的全部内容和整个行文，都鲜明的表示他是站在马尔萨斯的立场上，为马尔萨斯的理论进行辩护，为马尔萨斯的不足进行补充，对社会政治改革思想和改革论者进行评击。因此，尽管普雷斯是工人出身和工人运动有广泛甚至是密切的联系，但是，他的人口思想还是无法摆脱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局限和偏见，不可能对人口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以至找出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方法。

从普雷斯生活的时代来看，当时的世界人口并没有发展到真正过剩的程度，当时的人口过剩，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相对人口过剩。这种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残酷剥削压榨工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必然结果。普雷斯是无法找到这个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真正根源的，他把劳动人民的相对过剩，说成是人口增长速度快于资本积累的结果，就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因而，普雷斯把他的避孕节育学说，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它不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转移了无产阶级的斗争视线，

起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作用。

普雷斯的人口思想中，还有不少错误的东西，如他无论是批评马尔萨斯的晚婚，还是阐述自己的早婚思想，都犯了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对晚婚一概否定，对早婚全盘肯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晚婚会出现道德堕落问题，同样，即使是早婚也会出现道德堕落的问题。道德堕落问题，不是道德抑制和早婚所能解决的。因为道德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痼疾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无法解决的。再如，他认为晚婚而又保持贞节，会使自然分泌遭到破坏，会产生种族退化等问题，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错误理论。

普雷斯人口思想的基本体系，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样，是非常错误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但是，普雷斯的避孕节育思想和学说，作为一种从生理上控制生育的方法，经过百余年人口发展的历史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对普雷斯和他的人口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予恰当的评价。

虽然普雷斯看到的人口过剩是相对人口过剩，而不是绝对人口过剩，但是，他从中也看到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影响。他指出：“人口问题是我们思考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人口问题若不加控制，则将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贫穷、愚昧、不道德、罪恶和苦难之中，过剩人口是社会的祸害，我们每一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它延缓我们的进步，它使我们在智力上、道德上和生理上改善人类的计划遭到失败或陷于瘫痪。我们在各方面都会碰到这个祸害，它不仅毁了群众，也使社会的每一部分退化变坏。”②

普雷斯应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来考虑工人的境遇，是永远得不出正确结论的，但是，他与马尔萨斯相比，仍有不同的地方。由于普雷斯和工人运动有较广泛的联系，而且又曾是工人中的一员，并且尝过饥饿的滋味，所以，从他的主观方面来分析，他同情工人们的境遇，他曾表白自己是为了提高工人的地位而研究人口问题的。他说：“我的全部精力一直都用于为工人争取较高的工资”，③他批评了马尔萨斯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认为象马尔萨斯那样的人，他的想法、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工作、以及他们对劳动人民的保留和怀疑态度，都使他无法正确地认识劳动人民。“马尔萨斯无法正确地知道劳动人民的美德，因为这些美德不是显露在外面，而必须仔细去找才能看到。马尔萨斯理所当然地缺少这些方面的知识，而我却冒昧承认我对这些知道的还不少。……我有机会很亲切地看到感到和知道广大群众的个性和习惯，美德和罪恶，享受和痛苦，欢乐与悲哀；直到现在还有权利说我同情他们；这种同情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④普雷斯的避孕节育学说，就是要使工人们通过采用避孕的办法，限制自己的子女数目，减少家庭经济负担，改善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他说：“我已收到人们大量的感谢信，这些人由于采取了我所介绍的办法而免于贫困和苦难。并且改善了他们的境遇”。⑤

普雷斯的避孕节育理论，触及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根本问题。通过避孕的方法来达到理想的子女数，是抑制人口快速增长的一种切合实际、易于接受的好方法。避孕节制生育同绝育不同，绝育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办法，因为经过绝育手术之后，一般就没有再生育的机会了。而避孕并不使生育机能遭到破坏，实行避孕不会妨碍父母在想要孩子时再受孕，可在有利于母亲健康、家庭经济和孩子成长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怀孕。

人类很早以来，就渴望用一种既有效又无害、又合乎人道的方法，来限制后裔的数目。普雷斯发展了并且第一次有系统地阐明了避孕节育的学说，使人类希望有计划地控制自己的生育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成为有目标、有方向、有理论指导的社会运动。在资产阶级人口思

想发展史上作出了贡献，他的人口著作在资产阶级人口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普雷斯还是第一个对公众进行避孕节育理论启蒙教育运动的组织者。在他的著作出版后一年，即1823年夏天，他开始了公开的宣传运动，印出了三种不同的传单，分别写着：《给已婚的男女两性》、《给已婚的男女劳动人民》和《给已婚的绅士淑女》，广泛地散发给人们。他并且在与劳动人民的每一次通信中，在与全国各地去看他的代表的讲话中，在与各个工会代表的交谈中，普雷斯总是大力宣传他的避孕节育思想。普雷斯的理论和他的宣传活动，对奠定国际节育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的宣传教育运动，给国际上的节育医院的开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并为其开辟了道路。普雷斯著作的编者诺曼·希姆斯指出：“在十九世纪文化变革史中，没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小集团能象普雷斯及其门徒那样对社会发生如此深远的影响”。^②有这样大的影响是不容易的，因为“节育这样一个涉及面积为广大的工作，在很多年里却一直只受到少数人的拥护。”^③

普雷斯避孕节育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是有胆量和斗争精神的，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思想。避孕节育，在当时及以前的时代，几乎是所有的宗教都严厉地反对的，不少学者和群众也持此种态度。普雷斯提出不合时宜的避孕节育思想，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避孕这种行为，遭到宗教的攻击，已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一直到现代社会，如罗马天主教还强烈谴责所有的人工避孕方法。避孕节育毕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这种方法日益被全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近些年来有些宗教团体和教徒，也在开始接受和支持避孕，可以相信经过长期斗争，连宗教的反对也将会消声匿迹的。

列宁同志批判过新马尔萨斯主义，说他们“是落后的利己的男女市侩的思潮”，但是，他又指出：“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要求无条件废弃一切惩罚堕胎的法律，也不妨碍我们拥护传播有关避孕方法的医学著作等等”，^④也就是说列宁同志并不反对宣传和采用避孕的方法进行节育。

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总是要批判地吸收前人的含有科学因素的思想。因此，我们应本着科学分析的态度，批判普雷斯的错误理论，正确认识和评价其含有科学因素的思想。科学思想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可以取之所用，我们当然也应如此对待。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⑧⑨⑩⑪⑫⑬ 普雷斯：《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0、30—31、246、235、233、239、148—150、234、260、262、265页。

④ 转引自罗纳德·米克编：《马克思恩格斯论马尔萨斯》，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页。

⑦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0页。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普雷斯：《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第163、266、163、164、157、165、260、255、151、248、37、37页。

㉖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9页。